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二回 元海下禮伏英豪

話說那烏督府女子，不惟精通文墨，亦且武藝精熟。當初烏桓夫人元氏得他的時節，夢見一個白鬚老人拿著一輪明月，到他房中，遞與元氏。元氏雙手接來，劈做兩半，竟自啖下肚去，覺來就生下此女，同此取名叫做夢月。生來已是一十八歲，真個生得美麗無比。不幸母親元氏早已亡過，父親烏桓又在任所，夢月一向要到父親處去，因家下無人，只得住下。忽一日，夢月在樓上閒坐，忽見養娘苗福姑慌慌忙忙走進來，對夢月道：「小姐，門前有百餘個軍漢，擁著六七乘車轎，說是從鄴下而來，老爺差來接小姐去的，乞小姐自己主意。」夢月道：「既是老爺差來的，須有個親人同來，等他進來再處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兩個女人一路上樓來，見了夢月，就磕下一個頭去，說道：「小婦人喚做張貞娘、孫蕙姑，是老爺在任所新收的，蒙老爺鈞旨，特來接小姐到任。因老爺目下身體稍有微恙，望小姐甚切，乞小姐即日起程。」夢月聽了想道：既爹爹接我到任，也須著個家人同來，為何使這兩個不相識的婦人來接？縱然有微恙，書信也當寄一封來。今卻又無親人，又無書信，倘其中有不可信的事，如何是處好聰明女子，竟猜著了？正在沉思未決，苗福姑說道：「小姐不必沉吟，想老爺來接小姐，自然沒有別意；況老爺抱病在任，小姐自當急去省視不及夢月遠甚，以盡兒女之職，豈可猶豫不定。」張真娘接口道：「小婦人等臨行時，老爺曾說因病起倉卒，所以不及修書。又且晉陽反了石珠，且暮賊兵且至，軍務匆匆，無暇修書。就是幾個向來服役的心腹家人，多差他去探聽機密軍事，是以不發他來。至親骨肉，料無他事，小姐快收拾了動身，省得老爺在那裡懸望。」夢月本是個極孝的，聽了這一篇話，便自無言，叫家人柳義及老管家錢能，將家中事務托與他了，自己帶了養娘苗福姑及僕婦陸大雲、家人烏全忠、費至道，一齊收拾停當。明日絕早起程。

那夢月卻有見識的，叫家人婦女等都是戎裝打扮，自己也是戎裝。一行人竟出大門，上了車轎，竟望鄴下進發。有分教，此一行：

平地風波頃刻起，一朝禍患自天來。

一行人行了有十餘里路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到來一個所在，只見樹木茂盛，景物幽雅，內有樓台館閣，外有峻宇高牆。那些人到了明牆之下側批：夢月此時，何無一言，乘天色昏黑，便挨挨擠擠，競望裡面抬了進去。夢月在轎上看見，心下早有幾分疑心。不一時，到了門內，只見堂上高掌畫燭，排設著酒筵，極其齊整。那些來接夢月的人，都不知走到那裡去了，一個也不見。止剩得夢月與苗福姑、陸大雲，及家人烏全忠、費至道五個人在堂上。夢月明知落人圈套了，只得吩咐家人各各防備，且看如何處置。

只見不多時，但聽得履聲響處，後堂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紫金冠，身穿袞龍服，腰繫碧玉帶，足踏粉底金線皂靴，笑容滿面，迎到夢月面前，深深的一揖道：「寡人乃當今御弟，爵封齊王，司馬罔是也。幸小姐恕其唐突。」夢月聽說是司馬罔，心下暗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殿下哄賤妾到此，有何說話？」司馬罔帶笑說道：「寡人空有許多嬪婦，容貌曾不及小姐萬分之一。前日偶於華林園得見玉貌，真乃三生之幸，所以魚軒彩仗，邀迎到此，望小姐俯賜于飛之願，寡人當以金屋貯之。」夢月聽了，正色道：「殿下差矣，妾雖蒲柳之姿，也是名門閨閣，豈肯與人作姬妾？況殿下乃是金枝玉葉，天潢嫡派其論甚正，卻是遲了，主上委以庶政，不思致治安民，扶危定傾，顧乃非禮非義，作此無賴之行，思欲污奪人家子女，真乃盜賊之所不為，而殿下安心為之，竊為殿下不取也。」

司馬罔道：「為佳人而行權術，又何禮義之有？小姐不必固執。富貴當與共之。」夢月道：「殿下若能以禮義自處，改邪歸正，放妾還家，猶可長享富貴。若只如此作事，妾不過拼得一命，死於此地，只怕殿下的富貴也未必能長保矣。」司馬罔大怒道：「我就如此作事，且看富貴如何不能長保。」說罷，便令婦女五六人，向前來剝夢月的衣服，定要當堂強姦。夢月大怒，拔出腰間寶劍，向司馬罔就砍。司馬罔大吃一驚，連忙奔入後堂，叫出十餘個大漢，將夢月與苗福姑、陸大雲去入後堂去了。正是：

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不說夢月被司馬罔搶入，且說那夢月的兩個家人烏全忠、費至道，見勢頭不好，各拔刀在手，殺出了大門。也不回自己家裡，在路曉行夜宿，竟往鄴下而來，報知烏桓。

烏桓聞報，不勝大怒，便要起兵為夢月報仇。當有參謀烏宣武諫道：「元帥且請息怒，目今司馬罔雖則不仁，惠帝向托以政事，元帥若為一女子稱兵向闕，朝廷之人不知司馬罔之事，誰諒元帥之心？必以元帥為不臣，擁兵無道，犯順神京。況聞得石珠那廝，遣劉弘祖起十萬大軍，出了晉陽，將次來到。元帥若引兵渡河而去，彼得乘虛而入，鄴都決不能保。鄴都既失，元帥之罪，將何所歸？是元帥為一女子而為千古不忠不義之人也！惟元帥三思之。」烏桓聽說，停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參謀之言，亦是有理。只是我女從小義烈，嚴正自持，決不從司馬罔，必遭虐害，如何是處？」烏宣武道：「令愛不從他，想他也不敢十分凌辱。元帥只消遣人多贖金寶入洛陽，關通司馬罔的夫人孫氏又出毒計，那孫氏平日大有威勢，司馬罔甚是怕他。若孫氏知了此事，不惟司馬罔不敢妄為，且有送令愛歸寧的意思哩。」烏桓喜道：「原來有此門路，更有何憂哉！」便一面打點金珠翠寶，遣得當家人，竟入齊王府中打通關節，求救夢月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

卻說石珠自即王位之後，息兵一月，即起十萬大軍，遣徵討大元帥劉弘祖為主帥，軍諮贊善護國師侯有方為謀主，大小從行諸將二十員，不日辭了石珠，浩浩蕩蕩，竟望洛陽而來。不一日，到了鄴都地面。訪知鄴都大將乃是烏桓，劉弘祖便傳令將軍馬去鄴都中十里扎住，請過侯有方商量：「吾聞烏桓乃當今第一個豪傑，為人極有信義，我久矣聞聲相思。且其言語舉動，向推服於四海，信為我輩之同志。今吾與之交兵，必非所幸。我當輕身下禮，說彼來歸，洛陽不足定矣。」侯有方道：「此計固妙，但此行倘有疏失，將如何之？」劉元海道：「彼是個豪傑之士，但有人以禮相加，遽無相害之理知彼知己，百計百勝，此行決無所患。」侯有方道：「既如此，亦當以兵相衛，以備不虞。」元海道：「如有擁護，便起疑心，但以數騎相隨而往可也。」有方不敢再阻。元海遂脫去戎服，換了青袍角帶，跨上烏龍騾，同了前軍大元帥石季龍，右軍大元帥呼延晏，三騎怪獸，坐著三個豪傑，競望鄴都城下而來。

到了城門邊，從人報知守城官，守城官見他三人都是便服，不知來由，連忙報知烏桓。烏桓沉吟，乃道：「彼既引軍而來，為何卻便服來見我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便帶了眾將，一同上城來看。只見城下果是三騎，並無軍馬器械。烏桓就在樓上說道：「我老夫即鄴中都督烏桓是也，不知劉將軍要見老夫，有何說話？」劉弘祖見烏桓憑樓相語，慌忙滾鞍下馬，拜伏地上說道：「久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，迄今時刻不忘。只因軍務匆匆，不能時常相晤。今尊顏咫尺，願暫開城門，使小將與元帥得把臂相語，稍盡平生之願，真三生之大幸也。」烏桓在城上看見，連忙大叫道：「劉將軍莫要如此行禮，待老夫開門相請便了。」旁邊轉過烏宣武道：「元帥不可輕信此言亦該慮，倘其中有詐，此城如何可保？」烏桓道：「我觀劉弘祖相貌非凡，大非我等可及。且彼從者二人，都是將相之器，此來決無詐計，不必相疑。縱使有詐，我自當之，於諸君無與也。」遂不聽烏宣武所言，傳令大開了城門，迎劉弘祖三人進城。

彼此相見，並轡而行，竟至帥府，各各坐下了。那劉弘祖又倒身下拜，烏桓還禮不迭，也拜倒地下。石季龍、呼延晏看他二人如此相敬，也一齊下拜。拜罷，各敘姓名，分賓主坐定，烏桓開口說道：「老夫乃斗筭之器，蒙將軍如此錯愛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劉元海道：「元帥乃當今豪傑，自瞻仰以來，寸心未嘗敢忘。今蒙趙王令旨，引軍過此，聞得此城乃元帥所守，特地假半日之閒，快睹尊顏，少慰夙昔之望，此外別無他意。」亦不過用反間計耳烏桓道：「聞得趙王雖是女流，卻英雄蓋世，又得諸君輩為

之左右，將來事業，自不可料。如老夫者，才疏識淺，有何德能，敢勞將軍如此記念哉！」劉元海道：「不知元帥有幾位誇郎寶眷，可在任所麼？」烏桓見問，不覺歎口氣道：「說起家眷，使人怒髮衝冠！」

弘祖道：「卻是何故？」烏桓道：「老夫與先荆元氏，並無子息。自先荆沒後，止留下一個小女，喚名夢月，一向留在洛陽家裡。不意近來被齊王罔看見，貪色起謀，竟自假傳老夫號令，遣人到家中拐騙上轎，抬入他府中，欲行點污。因小女堅執不從，竟將他搶入後宮元海此際，好用說詞也，如今不知怎樣了？說起來豈不痛心入骨。」弘祖聽罷，大怒道：「何物齊王，也如此無禮？元帥就該起兵去誅他了。」烏桓道：「老夫起初也有此意，後來因諸將勸阻，未免投鼠忌器，只得中止。今將此金帛去賄賂他的夫人，那夫人妒而有威好考語，知道此事，或者放小女回來，敢未可知。」如或不然，將如何？

眾人聽了，俱各憤憤不平。只見呼延晏大叫道：「烏將軍非大丈夫也！那有女兒被人搶去，反將金寶去求他？」烏桓道：「非得已也，勢使然也。」呼延晏道：「大丈夫作事，便當光明正大，若彼可事則事之，不可事即當卷甲疾馳，聲罪致討，使名正言順，海內之人皆知我等作事非尋常可比，何至輸金輦寶，乞求於婦人哉？」說得烏桓滿面通紅，默然不語。停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呼延將軍所言，大是有理，然則計將何如？」墮術中矣呼延晏道：「洛中擾亂，司馬罔亂政，將軍誠能與我等合謀宣武何無一語，起義兵以清君側，不特富貴可保，義聲亦昭著矣。」烏桓見說，復歎口氣道：「非是烏桓不忠於晉室，實是朝廷寵用奸邪，以致英雄解體。」因對劉弘祖道：「蒙劉將軍雅意殷殷，老夫也久有心相敘，今得相附執鞭，足慰私願矣。」眾將見說，俱各大喜。一面寫表申奏石珠，乞加官爵不題。有詩贊劉元海下禮烏桓，不勞寸鐵，得了一個大郡。詩云：

英雄自古愛英雄，元海虛躬禮亦濃。

寸矢不勞豪傑服，天工人事喜重重。

話說元海見烏桓歸順，不勝大喜，就要辭別出城，烏桓那裡肯放，忙叫宰牛殺馬，排宴帥府，與元海等作樂飲酒。其時酒席之盛，備極水陸之珍，歡呼暢飲，直飲至銀河星少，紅日東升，方才各散。至次日元海又要作別出城，烏桓只是不放，就叫元海將各處府庫錢糧軍民籍冊查點一番，又傳令將軍中旗幟盡行改換，打起石家旗號。烏桓親下教場，操練三千勝兵，相隨元海起程，進徵洛陽。

忙忙的亂了有半月餘，元海等二人方才別了烏桓，自到軍中去，起兵竟望洛陽而進。隨後烏桓將鄴下事務托與副元帥烏林管轄，自己點起三千勝兵，同了參謀烏宣武，及副將孫約、趙得，陸續起行。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無端猛虎聚河陽，血染中原欲斷腸。

不是石家貪地土，只因司馬自相傷。